



岑桑  
作品

可唐柯  
还好我脑子里有块橡皮擦  
还好，  
我有机会，把你忘掉



## 《蓝桉跑过少年时》后

作者【岑桑】

再抒一场孤独守望的校园纯美悬疑爱情

你就像一团火焰  
温暖了我孤独的童年  
却也燃毁了我悲凉的生命



## 被遗忘的 夏天 长达32小时

我一直认真刻苦地去喜欢的  
除了这个世界，还有你

被遗忘的  
夏天  
长达32小时



谨以此书献给不会长大的孩子

岑桑 /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被遗忘的夏天长达32小时 / 岑桑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6. 4  
ISBN 978-7-5190-1368-4

I. ①被… II. ①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79770号

## 被遗忘的夏天长达32小时

---

著 者: 岑 桑

---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张 山

复 审 人: 王东升

责任编辑: 王 萌 周 欣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00330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9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[clap@clapnet.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 [zhoux@clapnet.cn](mailto:zhoux@clapnet.cn)

---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装 订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889×1194毫米 1/32

字 数: 130千字 印张: 8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: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1368-4

书 号: 26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Contents

## 目录

被遗忘的夏天长达 32 小时

002 / Prologue

楔子

051 / Episode 4

只要他在，  
你的世界就不会改变

005 / Episode 1

两个陌生的人  
也许是天生的一对

067 / Episode 5

喜欢一个人  
就是为你打一架

021 / Episode 2

或许我们一直不知道  
彼此有那么多的相同

087 / Episode 6

爱一个人  
就要失去全世界

037 / Episode 3

谁会记得少年的  
嫉妒都与爱有关

105 / Episode 7

不是每一个青梅竹马  
都会有结局



Contents

## 目录

被遗忘的夏天长达32小时

### 119 / Episode 8

恋爱的人  
都是神经病

### 187 / Episode 12

成长总会改变  
童年的模样

### 135 / Episode 9

我们总是把最好的  
伙伴留在童年里

### 205 / Episode 13

我们都因秘密  
而孤独

### 151 / Episode 10

也许不是真的遗忘，  
只是害怕想起

### 223 / Episode 14

总有一天，我们要  
走出魔法的结界

### 171 / Episode 11

女生并不害怕丢失  
在陌生的世界里

### 241 / Epilogue

尾声

### 245 / Houji

后记



---

Lost Summer Lost in Time

---

有唐柯在，她真的一点都不急了。  
即便世界再大，再荒芜，她也不会害怕。

---



Prologue / 楔子 /

小夏是个古怪女孩儿，瘦瘦的，梳齐耳短发，细弱发丝，像灰兔暗棕的皮毛。她的记性不太好，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她胡思乱想的能力。

在她的眼睛里，这个世界丰富、复杂，像一片盛大的森林。

她相信魔法与科学共生，妖怪与外星人同在。

有人说，这是一种幼稚。也有人说，这是一种傻。

但小夏却觉得，这是一种天赋，充满了上天赠予的宿命感。

曾经有人对小夏说，能够永远相信，就是一种幸福。

小夏不记得是谁对她说过的了。但是这句话，却成了她“犯傻”的座右铭。

如今，她已经20岁了，可个子还是矮矮的，巨大的双肩包背在身上，依然像个中学生。

她的时间，好像都停在了高中时代。许多美好的记忆困守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。

5月，整座城市被阳光披上一层明烈的铠甲，刺目而炫亮。小夏一个人，搭着地铁去了万德购物中心。全国纸飞机大赛要在这里举行，一楼的大厅里人影纷乱，人声嘈杂。

小夏在人群里，一眼就找到了唐柯。

他的个子那么高，头上戴着蒸汽朋克飞行帽和风镜。他的身边，围着朋友，和他嘻嘻哈哈地说着话。

他从前不是这样的。

那时候，他是由一堆倔强和怪脾气组成的怪咖。

小夏乘着观光电梯，一路升到18楼。透明天顶变得格外大，下面熙攘的人群，像深井中的寄生体，繁乱蠕动，汲汲营营。

小夏从她的大书包里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。深红色的封皮有些旧了，印着卷须攀杂的佩斯利暗纹。

小夏小心地翻开，轻声说：“唐柯，你教我的咒语，我还记得呢。菠萝和菠萝蜜，带我回到过去吧。”

巨大的玻璃天顶仿佛移动起来，一页一页翻转竖立，发出咔咔的响声，阳光如金色的瀑布，倾倒下来，淹没一切。时间模糊了界线，记忆的碎片，拼接出过往的地图。

小夏依稀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：“靳小夏！靳小夏！你把《岳阳楼记》最后一段背一遍。”



## Episode 1

# 两个陌生的人 也许是天生的一对

不用说，那一定是你了。

皱巴巴的面容，沾染了紫罗兰的紫。

失水的嘴唇，爆开毛茸茸的碎皮屑。

千鸟格的大衣，被咬穿九百九十九个虫洞。

噗噗——噗噗——

有北风和西风从里面钻出来。

还好，你的瞳孔生出八万条金色的丝线。

照耀温暖了你自己。

1.

“靳小夏！”

“啊？”小夏吓得一颤。

是高一吧，阳光特别好的清晨，里德附中的校园里，浮动初夏温暖的空气。

班主任谭英微愠的语气，把小夏出逃的意识，硬生生地拽回来。

“你把《岳阳楼记》最后一段背一遍。”

小夏磨磨蹭蹭地站起身，说：“嗯……那个，那个……”

“那个什么！让你背《岳阳楼记》最后一段呢！”

谭英对小夏就好像从没有过好脸色。每次小夏面对她，都会有一点儿怕。

小夏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嗟夫……嗟夫……嗟……”

前排的许攸宁突然转头对她说：“你这是叫谁姐夫呢？”

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起来。谭英皱了皱眉，不但没有批评许攸宁插嘴，反而对小夏厉声说：“你回家到底有没有背？”

小夏低着头，不回答。

每个人在小孩子的时候，都特别在意“公平”这个词。可是长大了，却统统不记得。他们仍然会像自己曾经厌恶的大人一样，偏向他们喜欢的、重要的、有用的；轻视那些自己讨厌的、憎厌的、无用的。即便是老师，也不能免俗。

所以，小夏不回答。因为她知道，所有辩解都是引发下一轮风暴的理由。

谭英对她没办法了，说：“不会背就读吧。把最后一段读一遍。”

“那个……那个……”小夏硬着头皮说，“我书包忘带了。”

全班又是一阵哄笑。谭英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：“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上学书包你都忘了带！你怎么不把自己忘带了？你给我到后面坐着去。马

上就搬！不爱学习就别打扰别人！”

小夏没说话，默默地在全班的嘲笑声中，收拾起书桌里的东西，搬到后面去。

教室的最后一排，只坐着一个人。那就是唐柯了。

此时的唐柯，有个叫“睡神”的绰号。全班如此欢乐，他仍趴在桌子上睡得不省人事。小夏推了推他说：“哎，让我进去。”

唐柯迷迷糊糊地坐直身子说：“我没睡，我真的没睡觉。我就是趴一会儿。”

今天注定是要笑话不断了。全班又是一阵哄笑。谭英用鼻子哼了一声说：“你们俩还真是天生一对儿。”

谭英不想再为这两个无药可救的人浪费时间了，统统扔在后面自生自灭，省力又省心。

唐柯瞥了小夏一眼，嘟囔着：“都是你，害我发现。”然后，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

小夏就当没听见，把自己的东西放进书桌，悄悄地舒了口气。

她终于感到轻松了呢。

谁说自生自灭就是悲哀，其实，也是种自由。

这个位置紧邻窗口，小夏忍不住望向窗外。阳光干净地晒在操场上，寂静的篮筐在风中轻轻地摆动着。谭英的讲课声，渐渐飘远出小夏的世界。一切都变得有些不真实起来。

小夏仿佛看见了那只叫“帽子”的大狸猫，悠闲地走在弥金色的阳光里。它有复杂的毛色，黄黑灰棕的斑纹点缀在白色之间，像神的宠物，驮着巨大的世界地图，四处游走。

忽然，有呼噜声乱入小夏的耳膜。她不敢置信地转过头。

是唐柯！白痴一样大张着嘴，发出猪一般的巨响。

她刚想叫醒他，站在讲台上的谭英就再次发飙了。

谭英怒吼了一声：“唐柯！你能不能睡得安静点儿！下课给我到办公室

去！”

唉！这节课看来是真的上不下去了。

## 2.

可以说，小夏和唐柯的开始，不那么美好，甚至是有一点儿讨厌和烦。像一只猫与一只汪的初识，充斥着各种非我族类的不顺眼。

“Hey, Hey, Hey, 我打招呼你倒是提醒我一下啊。同学要互相帮助懂不懂？”

睡醒的唐柯，有一点儿小帅。他不爱剪头发，倔强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支着，像热血漫画里正在爆气的“男猪脚”。

此时，已是中午，唐柯刚从办公室放回来。

小夏一个人坐在窗边吃午饭，两个自制三明治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她用力咽下去嘴里的食物，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你害得我都没时间吃饭了知道吗？把你的三明治给我一个吧。”

说着，唐柯就大方地伸手来拿。小夏飞快地趴在她的三明治上说：“不行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不好吃。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好了。”

唐柯看她紧张的样子，说：“一个三明治而已，至于吗。我还是去吃拉面吧。”

唐柯站起身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，晃出教室的门。

小夏这才吁了口气，从三明治上移开胳膊。她可不是小气，而是这个三明治是绝不能让唐柯吃。因为是劲爆的酸辣口味。

对的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儿。

小夏的味觉出了问题，只能吃出这两种味道。她以前不是这样，酸甜苦辣都能品得出来。但现在不行。只有极刺激的酸和辣，才能让她感受到这个世界传递来的味道。如果将这两种味道，扩展到更大的范围，其实也差不多。

同学是劲酸口味，老师是变态辣，爸爸是劲酸加变态辣。

有时候，小夏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面对一台庞大而怪异的电脑，开机就

会跳一个极度不友好的界面，冷冰冰的，点什么都是指令错误，或者干脆毫无反应。

一个被老师厌烦，被优生任意鄙视，被班里成绩最差的同学随意取笑的人，谁会愿意和她来往。所以，小夏没有朋友，甚至与她多说一句废话的人都没有。事实上，年少的世界远比成人更残酷。因为喜欢什么，总是不屑或不愿说出。而讨厌什么却毫不吝啬地挂在嘴边和脸上。

还好，小夏是个很会给自己找事做的人。比如，背英文单词，就是件周而复始永远做不完的事，当然，还有更高级别的背古文。代数就更不用说了，为它愁掉三千青丝终不对……提起这些，真是令人沮丧。记性不好的人在学校里真是没活路了呢。

“哎，小夏。”

是许攸宁，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。

小夏小有紧张地抬起头，冒出一声：“啊？”

按概率来说，许攸宁和她说话，50%是嘲笑她，40%是捉弄她，剩下的10%是催她交作业。所以在小夏的心里，许攸宁的设定，永远是尖酸刻薄的代名词。尽管许攸宁常常自命公主，可她一说话，小夏就会自动脑补上“娘娘”出场的背景乐。因为这样许攸宁看起来，才更活灵活现、声情并茂。

许攸宁说：“你是不是没参加社团？”

小夏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来参加我们二次元社吧。”

“我？”小夏不太相信地说，“二次元不是一般人不让进吗？”

“没事，要你当脸模。”

“脸模？”

“就这么说定了。三点放学我来找你。”

### 3.

其实，严格来讲，小夏还是参加过社团的。当全班都去参加活动的时候，

她留在教室里，创办了自己的社团。

小夏给这个社团取名，叫“蘑菇”。蘑菇社只有一个成员，就是小夏咯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帽子这个家伙也会来参加。它会趴在小夏的书桌上，把身体蜷成毛茸茸的一团。阳光贮藏在它的皮毛里，像颗会发光的肉丸子。

蘑菇社的活动很丰富。比如研究一下西方黑魔法、藏传结手印、哈里波特咒语的可行性……小夏是个很有创意的社长兼社员。只是，没有人知道。

不，有一个人知道，但小夏不知道他知道。

这个人当然是唐柯了。

有一次，唐柯从篮球队回来拿护腕，刚好路过教室。小夏正站在讲台前练习。

她用一块波西米亚风的印花方布盖在讲台上，然后拿出一根魔法棒来。

对，魔法棒，就是巴啦啦小魔仙那种塑料感极强的彩色魔法棒。

小夏用力地挥了一挥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接着突然撒出一把亮晶晶的魔法粉末，揭起方布，桌子上就多了一块橡皮耶！

唐柯震惊地瞥了一眼，冒出一句：“我去，脑子有毛病！”

后来，这句评语成了唐柯对小夏的专属点评。

这一天的下午三点，蘑菇社暂停活动。因为小夏要去参加“二次颜”了。

“二次颜”不是 Cosplay 社，而是特别的彩绘社团。他们喜欢把人脸当画布，致力于把真人画出笔绘的效果来。每周社团都会有一个主题，比如，“约会大作战主题”“夏娜之眼主题”“漫威大反派主题”……而脸模的任务，就是任由自己立体的脸，被画出二次元的平面质感。

许攸宁说：“去了你可别乱动，我们社长可不是一般人。”

“社长是倪雪晨对吧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他什么出身不用我说了吧。校长都得让着他。我和你讲，雪晨这个人看起来冷，其实特别好，特别优雅。人家高中之前都是在私塾里上的。不是私立哦，是私塾。”

许攸宁一提起倪雪晨，就有种溢于言表的兴奋。

小夏看她这么得意，问：“他是你男朋友啊？”

许攸宁仿佛被插了一刀，说：“不是。”

“哦。”小夏又问，“你这么了解他，一定喜欢他吧？”

许攸宁对她翻了个白眼，说：“咱们学校有不喜欢倪雪晨的吗？”

她们两个人，说着就到了2号楼。

这还是小夏第一次来2号楼。从前没参加过社团，也就没机会进来。其实，听编号也知道这幢教学楼是里德的老古董了。

里德是全国第一个纳入一本线的私立大学，作为它的前身，里德附中已有八十多年的建校史。小夏这个“脑子有病”的孩子，能够进来，全凭父亲是里德的校友。时间退回到1933年，一位乡绅的儿子留洋回来，创办了里德中学。这个人就是倪雪晨的曾祖父。

所以，许攸宁说校长都让着倪雪晨也不算夸张。里德当年的老建筑，基本都毁于战火，唯有2号楼，传奇地保留了下来。如今它已经不用于教学，几经沧桑的老教室成了各个社团的活动基地。

2号楼有着经典的巴洛克设计。只是曾经奢丽的装饰，现在看起来难免阴沉。

小夏一踏进2号楼的大门，脚下就忽然一虚，一种奇怪的、无法言语的熟悉感从心里冒出来。

她应该没来过这里啊。

可是那条幽深的走廊，却仿佛在哪里见过。四周的光线陡然就暗了，来来往往的人，一瞬退减成淡黑的人影。

小夏的脚步变得迟缓起来。她犹疑地向楼上走去，一级一级的大理石台阶，像是通往某个时空的错口。一个男孩儿不知从哪里拐了出来，走在前面。他看起来不会超过十岁，突兀的蝴蝶骨，撑起薄薄的T恤。

小夏好像认识他呢。

难道……是小白？

小夏想追过去，看看究竟是谁，可突然听到许攸宁在喊她的名字。

那声音，像隔着层厚重的墙壁，遥遥迫来：“小夏，快点儿过来啊。”

小夏回答说：“我来了。”

可男孩儿转眼就不见了踪影，周围的一切，也变得清晰起来。

许攸宁走回来说：“你干什么呢，别磨蹭了。”

小夏发愣地站着，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她怕怕地看了看四周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发了神经病。

“走路睡着了？”许攸宁拉过小夏说，“你跟睡神同桌变身女睡神了？别说我没告诉你，千万别和唐柯多来往。他这个人最讨厌了。男生都没人和他做朋友。”

#### 4.

说起唐柯，小夏觉得他真是个古怪的人。也许，是因为单亲吧。

唐柯的妈妈爱麻将胜过爱他。“家”这个字在唐柯的概念里与“港湾”“温暖”等词，完全画不上等号。比如，对于其他孩子来说，叫外卖应该是件非常开心的事。可是有谁想过，从小到大都在吃外卖是怎样的感受呢？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唐柯总是竖起鼻子，闻各家的菜香。这家是红烧肉，这家是糖醋鱼，这家是青椒炒肉丝……可是推开自己家的房门，只能“闻”到麻将声。如果妈妈赢了钱，他可以拿50块去吃饭。如果输了钱，就是馒头配咸菜。

所以，那时候唐柯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不过，在他皮皮懒懒的身体里，还藏着一股发狠的拼劲儿。一旦激活，没人敢招惹他，或者说，没人想招惹他。不是怕打不过他，而是怕他没完没了、不依不饶、死缠烂打的疯狗气。

这种脾气，只有用在篮球赛上，才稍显可爱。

唐柯是篮球队的主力，个子不高，但弹跳力超好。他在场上拼抢的样子，像头怪兽。队长武加扬总是说他：“你不要太猛了，打球也要讲合作和技术。”

可是唐柯完全听不进去。他觉得横冲直撞才是他的风格。